



走,看草花去!

◎于莹绚

据说,黄岛区海青镇有一个很有名的茶园可以一游。

于是,一大早,我们一行6人便出发了。

乘坐公交车,我发现窗外的地里盛开很多黄色小花,小花的黄色纯亮,团团簇簇镶嵌在道边田头,很是赏心悦目,但不知是何种植物。熟识植物的起庆说,那是苦菜花。

苦菜我是知道的,每年春天喜买苦菜吃,主要吃根。苦菜蘸甜酱,吃起来苦甜交融,也算一种美味,几乎老年人都爱吃,据说它还有降火去毒的作用。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注目了一路苦菜花。就想,它生存的区域可延伸到远山旷野。它不是大花名花,不需要严格保护,精心培育。它随遇而安,野生野长,自由自在,有一种独特的精神。

来到海青镇,看到一条河,河面有一条仿古游船,河畔有一架仿古水车,河上有一座仿古廊桥,过桥见一片白墙青瓦的新建筑,多数房子空着,似在装修,名曰茶叶基地。

于是,我们的游趣尽在生机盎然的景致。在河边,我发现了开着大黄花植物,起庆说它叫黄香蒲。看到它拳头大的花朵纯黄鲜亮,姿态优雅,如鸟似蝶,旅友们在欣赏之余,纷纷在它旁边拍照留影。资料显示:黄昌蒲是一种湿生草本植物,植株高大,叶子茂密,长剑形,长60-100厘米,花径8厘米。黄昌蒲原产欧洲,是水生花卉中的骄子,观赏价值极高,也是一味良药。干燥的根茎可缓解牙痛,还可调经,治腹泻。

河里的睡莲只能远观,可能花期未到,仅有寥寥十朵八朵莲花,在拥挤的莲叶中绽放。

在河岸上行走,又发现了车矢菊,晶蓝色的车矢菊!要蹲下身去看,这花有一元硬币大,花色纯蓝耀眼,一种是伞房花序,一种是圆锥花序。矢车菊的故乡在欧洲。它原是一种野生花卉,有紫、蓝、浅红、白色等品种,其中紫、蓝色最为名贵。在德国的山坡、田野、水畔、路边、房前屋后,到处都有。它被德国奉为国花。

还有一种野菜叫荠荠毛,低头细观,它叶子细

长,叶边带刺,开紫色小花也如硬币大,星星点点也是好看。据说荠荠毛和着豆腐做小豆腐吃,鲜香可口。荠荠毛也有药用价值,它的叶汁,不但止血,且能消炎防止化脓。

蒲公英是熟悉的,它种子上有白色冠毛结成的绒球,花开后随风飘到别地孕育新生命。它的花语为无法停留的爱、自信自由。它的花朵随风飞扬,风一吹就散了。蒲公英的药用在草族中出众:可用于治疗疔疮肿毒,乳痈,瘰疬,目赤,咽痛,肺痈,肠痈,湿热黄疸,热淋涩痛等。

很是亮眼的发现是银扇草,因其果像银扇而得名。它的叶子呈卵形,边缘为粗糙锯齿状。植株高度约60-100厘米,开着鲜亮的紫红色或白色的花,并散发香气。据悉,它原产于欧亚大陆,深受世界各国喜爱,因其果荚形状酷似银元,故有“金钱花”“大金币草”之称。

发现无心菜,要贴着地面看。它的草梗细如火柴杆,草叶如豆,白花如米,一簇一堆密集生长。别名最多也很形象:蚤缀、雀儿蛋、鸡肠子草、铃铃草、

蚂蚁草、灯笼草、屋子草等。别看这小小草叫“无心菜”,可它的药用价值可不少: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的功能,可治便秘、鼻衄、痔疮、小便浑浊、疮疡肿毒。

怪不得中草药延绵几千年至今不衰,药典罗列的百千种小草均可治病;怪不得食草动物,几乎见不到生病,辽阔的原野是它们的“天然医院”。

草芸芸,人芸芸。

芸芸凡人常被权贵者视为“草芥”。

芸芸凡人常自轻自贱自为“草民”。

岂不知,唯小草生绿,才是春天的起拍,然后大地的绿色演奏出树绿花繁的圆舞曲,演奏出麦浪滚滚夏花绚烂的交响乐,演奏出收获丰硕秋叶静美的赞美诗。

草之绿,是大自然所赐的生命底色,寸草不生的荒漠,没有生命可言。

草之命,是造物主创造的生命,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文话西游

神仙也有常人心

◎文小姐

唐僧师徒四人辞别乌鸡国,遇到妖怪红孩儿,此小妖厉害,缚了唐僧,悟空和沙僧均拿它无奈,着八戒到南海去请菩萨。红孩儿也确实有能耐,变作一个假观音模样,八戒见像作佛,上前即拜,而且跟着假菩萨返回旧路,自陷罗网,被妖怪逮了个正着。

悟空恢复体力后,再去南海请菩萨,当菩萨听说妖怪变成自己的模样行妖行骗后,不由得大恼:“那泼妖敢变我的模样!”气得大喝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扑的一扔,吓得悟空毛骨悚然,即起身侍立下面,道:“这菩萨火性不退,会不会是怪老孙说的话不好,坏了其名声,就把净瓶扔了?”当宝瓶再浮上水面的时候,菩萨让悟空把宝瓶取过来,悟空却拿不动。菩萨道:“你这猴头,只会说嘴,瓶儿你也拿不动,怎么去降妖缚怪?”行者道:“不瞒菩萨说,平日拿得动,今日拿不动。想是吃了妖精的亏,筋力弱了。”菩萨道:“平时是个空瓶,如今是净瓶抛下海去,这一时间,转过了三江五湖,八海四渎,溪源潭洞之间,共借了一海水在里面。你哪里有架海的斤量?所以拿不动也。”菩萨卖弄到这个时候还不算完,又继续滔滔不绝地卖弄:“悟空,我这瓶中甘露水浆,比那龙王的私雨不同,能灭那妖精的三昧火。待要与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动;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哪有工夫又来寻你?你必须留些会么东西抵押在这儿。”

菩萨却让悟空拿东西作抵押,确实让人笑掉大牙!难怪悟空后来也能说出拍马屁的话来:“弟子

忆往昔

京城那些雨

◎王琦

我们小的时候,对雨的印象,是很美好的。春雨总是淅淅沥沥,残冬消尽,疏雨过,清明后,双燕归来细雨中。那时京城的燕子很多,春雨中,我家的院子里,“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是常见景象。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燕子总是伴着春风春雨而来。在我家的一溜北房中,最多时有五户燕子落巢。春雨潇潇,它们搭起的燕窝精致而舒适,燕子好像与人类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一些会搞恶作剧的孩童身边,也敢飞来飞去,春雨淋湿了它们油黑的羽毛,可它们仍顽强地不间断地一口一口衔来树叶、草茎和泥土,筑着它们小巧玲珑的窝。

啄木鸟有时也会飞来,但那鸟太机警了,远远地,只要有一点人类的的声音或气息,它们就会飞走,哪怕树干上有一条已经被它叼出来的肥大虫子。而燕子则家常得很,与孩子为伍,与坐在门墩上的老奶奶来个“一面之交”,都是常有的事,只是,它们那小小的黑眼珠也很警觉。那时,春雨中的燕子是我们常来常往的好朋友;是飞来飞去的黑色小精灵。

今天,京城里有比我小时更精致、更漂亮的四合院,我去过一套主人用巨资买下的四合院,雕梁画栋,满种海棠和丁香,五月春光里,海棠绽放若霞,丁香含苞散清香,雨还有,花还在,燕子没了,少了墙头丹杏雨余花,门外杨柳风后絮,少了“春色遍芳菲,闲檐双燕归”。

对我们十一二岁的小孩子来说,最喜欢的还是京城夏天的雨,春雨显得过于温柔,在孩子的眼里少了些乐趣,而夏天的雨就不一样了,没了春雨的缠绵,多了电闪雷鸣的暴烈。

夏季常有的景象是刚刚还是瓦蓝的天,一阵风吹过来顷刻间“雷雨四山黑”,接着就是大雨如注。我们被这种说来就来的雨淋成落汤鸡的时候太多了,如放学回家的路上、爬完景山归来的途中。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们急匆匆吃完饭,准备和伙伴一块去附近的太保街小学看露天电影,正当我换衣服的时候(我小时有个习惯,每次看电影之前总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远远地,就有一两声闷闷的雷声传

不敢在菩萨面前施展,若驾筋斗云啊,掀露身体,恐菩萨怪我不敬。”菩萨闻言,即着善财龙女去莲花池里,劈一瓣莲花,放在石岩下边水上,一口气吹开,又一口气,吹过南洋苦海,渡到了彼岸。

菩萨的卖弄,让人大跌眼镜,连悟空都轻视观音了,笑道:“这菩萨卖弄神通,把老孙这等呼来喝去的,一点也不当回事!”

菩萨一副常人心肠,如来也不例外。在孙悟空难以战胜独咒大王时,恳请如来出面相助。如来听说前后缘由,将慧眼遥观,早已知识,对行者道:“那怪物我虽然知道它是谁,但不能跟你说的太明白,你这猴儿嘴太杂,传出去说是我指认的它,它就找上灵山,反而遗祸于我。我这里着力助你擒他去罢。”如来这番话与观音的那番话同样让人大跌眼镜,不禁让人生疑,这到底是神圣还是凡人啊?

这还不算,如来不明讲,还暗中吩咐两个保镖:“那妖魔神通广大,如果再让它收了金丹砂,就教孙悟空上太上老君处找妖怪的踪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擒拿它了。”悟空闻言:“可恨,可恨!如来却也把老孙给閃了一下!当时直接说不就行了,还用得着这样拐弯抹角兜圈子走远路?”原来,如来之所以不便明讲而采用暗示,是避讳太上老君的身份,如来是佛教的至高尊长,老君是道教的至高尊长,两个集团的最高领导人,两个组织的老大,谁也不好找茬生事,明争起来,说不定就是火拼,弄得个两败俱伤!

神仙也有常人心,天上也演人间事。位再高,权再重,也还都是凡人,倒不如让我们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拨去那份伪装的清高模样吧!

来,大人们开始高一、低一劝孩子们不要去了,可哪个孩子听呢!电影太吸引人了,《怒海轻骑》,别说看,光听名字就把这帮孩子的魂勾走了。我们顶着雷声,连跑带逃地奔出了家门,可,真是“不听大人言,吃亏在眼前”,没跑几步,狂风平地而起,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一瞬间把我们个个浇了个透,看了看大伙没有“撤”的意思,我也就一往无前冲向暴风雨中。说来也怪,可能是老天太太体谅这帮小电影迷了吧,快到小学门口时,雨居然停了!风润云湿,放电影的叔叔呵呵笑着——电影准时开始!

电影演完了,大家还没回过神来,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身上的衣服全干了,我们你一言我一语一路欢歌回家去,可能是没看到我们被淋透的狼狽样吧,家长也就没有责罚我们。第二天我们一帮一伙地又上学去了。现在回想这件事,除了觉得好玩,还有些怪怪的感觉:淋了那么大的雨,竟然没有一个孩子发烧感冒!那时小孩的营养肯定没法和今天比,什么奶油蛋糕、巧克力啊,想都甭想,可是怎么都那么结实呢?个个皮实!

我小的时候,还赶上过京城最大的雨,好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雨下的,走在路上眼都睁不开,我家那方方正正的院子顷刻就变成了一方池塘,什么指甲草啊,夜来香啊都被淹了,雨水一股一股浇在玻璃窗、房柱子上,烂银一般,天黑得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最淘的孩子也躲进了屋子,可是雨势刚小了一些还没停不来,各家孩子都叽里哇啦从屋子里跑出来,就像得到命令一般,在过膝的水中蹚水的蹚水,捉蜻蜓的捉蜻蜓,乱成一片,当然最统一的一个游戏是大家兴奋地齐声唱着一个京城孩子都会的歌谣:“下雨喽,冒泡喽,和尚顶着草帽喽……”

接下来的几天,雨势更大,连下三天,铺天盖地,水深过膝,学校的联络网传下来了:停止上课,放假三天,注意安全!“放假三天”都记住了,“注意安全”都没听见,我们在成了水巷的胡同里肆意扑腾,可逮着水了,有人还玩起了“狗刨”。最传奇的“故事”是一帮男孩子奔向北面护城河的路上捉住了一条大鱼。

京城的雨,如注的雨,畅快淋漓的雨,伴我们度过了多姿多彩的童年。



新夏赏莲

◎陈焕焱

虫鸣雨朦胧,踱步近池行。
浮萍盛珍珠,子午莲花浓。

沉思录

把谷种撒在水面上

◎周雁羽

童年时的苏北小镇,有一条从南山流向大海的涧水。她穿镇而过,一架青石板小桥,将一分为二的小镇连通,将生活与贸易连通。涧水时大时小。发洪水时,水面上漂浮着树枝败叶,半死不活的鱼与蛇;平静时,清浅蜿蜒,总能看见女子挽了洗衣篮下到河边,听得到捣衣的声音。

一条涧水会有什么坏心思呢?然而,流言的传播往往藉着她穿镇而过。看到那个白白胖胖的男人了没?据说这镇上欢蹦乱跳的小崽子们当中,至少十个八个是他的种。还有那个爱穿红衣裳的小娘子,在大草垛里与人约会,被抓了现行。

谁能知道,有一天,流言也会与我有关。

有一位中年妇女,是这小镇上特别的存在。她的眼睛是绿色的,头发是栗色的,身段高挑,一脸雀斑。她是漂亮的;而且,她说一口地道的苏北土话。她在街头的邮亭里工作。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她。她的邮亭,就仿佛一个流言播散地。她也是母亲的朋友。

有一天,母亲从邮亭经过,被她叫住了,要替我说媒。母亲推托说,我家这丫头,根本不听我的话。她愣怔了一下,顿悟道:是呢,她又不是你亲生的,怨不得不听你的话。母亲也愣怔住了:谁说她不是我亲生的?她默然一笑,一副你瞒不住我的神情。

其实,这样的流言早于母亲与她的交谈而传播开来,从涧水之南流向涧水之北。唯有当事者一无所知。当母亲知道的时候,她可能已经是倒数之人。母亲个头小小的,而我是高个子;母亲的皮肤白里透红,是俗话说“气足太阳”的那一种,而我从小就黑得出了名;母亲是单眼皮,我的眼睛却又双又大;母亲是趴鼻梁,而我的鼻子高而且直;母亲的血型是B,而我是O……单从外貌上看,连我都有理由相信,我不是母亲亲生的。

我不是在这个小镇出生的。我从遥远的福州来到这里时,已经虚龄三岁。人们完全有理由臆断,我可能并非母亲亲生。我觉得此事非常可笑。但是面对母亲的忿怒,我只好将笑意吞回肚子里。母亲也没有任何办法证明我乃亲生。她终究意难平。当她再次经过邮亭之时,她对她的中年女朋友说:我的丫头,不是我生的,难道是你生的?那位朋友很是诧异:又不是我说的!总之,这件事情的结局很糟糕,她们连朋友也没得做了。

流言这东西,你追不到它的源头,无法正本清源;你也不知道它会流向何处,无法堵住悠悠之口。就连我这当事人,也不由自主设想另一种可能。假如,我是说假如,假如我真的不是母亲生的,那我是谁生的呢?我又该到哪里去寻找那位可能存在的亲生母亲呢?我知道,这样的设

想,对母亲极其不公平;但是类似的胡思乱想,是真的有过。由此也可见流言的威力。它莫名其妙地引导你,走向许多个叉路口。

流言是杀人的。因为流言,多半等同于谣言、谎言,并且是出于恶者。人生或短或长,人心不可测度,谁还遇不上几回流言呢?人的口,善的,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滋养生命;恶的,就会流出污泥浊水,毁人生命。

网上认识一位女性琳达,高校教师,育有一子,收养一女。虽是再嫁,但过得非常幸福。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女性,却平白无故遭遇了网暴。一个从来不敢透露真实姓名也不知男女之人,IP地址是海外的。此人先是攻击她违背国策,竟然拥有两个孩子;后来得知女儿为收养的孤女,又翻云覆雨,大胆推测,此孤女乃是其私生女。琳达越是辩白,引来的污泥浊水就越多。反正你在明处,人在暗处,叫你百口莫辩,就算打官司也找不到人。

得知她是再嫁之人,此人又开始诬蔑她婚内出轨;更可怕的是,此人竟然向她儿子所读的大学发送邮件,严重干扰了儿子的学习生活。

因为经历过,所以我知道她所受的伤痛。我告诉她,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所厌恶的那种人。只管幸福。因为幸福,是对恶人最好的反击。

由于工作原因,我曾经与先生异地分居过几个月。那几个月里,先生每个周末都会赶过来,与我团聚。饶是这样,也挡不住流言啊。有人,这人还自称我的朋友,在一个夜晚给我先生打去电话,说我正在陪一位师长,估计是夜不归宿了。而那位师长,也正是应这位朋友之邀,过来给他“长脸”的。那时,单位为我租了一套海军宿舍。这位朋友不知道,宿舍里是装有固定电话的。先生打我的手机,我立刻请他打到固话上。那一刻,我正搂着女儿,在给她讲睡前故事。流言自然不攻而破。而那结果当然是,夫妻感情愈坚,朋友却没得做了。

活了这么多年,我仍然看不透人心。损人利己还可以理解,损人又不利己,究竟是为哪般?面对流言,许多时候,你无法自证清白,无法为自己伸冤。你只能仰首望天,湛湛青天不可欺啊!

明白了这一点,你更无须自证清白。三毛说:每个人心里一亩田。而我,宁愿做那个撒种的人。遇到良田撒良种,育良禾;遇到洪水泛滥,你仍然要把有生命的谷种撒在水面上。当洪水消退,那谷种会落地生根,长出好庄稼;即使洪水不消退,那谷种也会成为许多生命的滋养。你只管撒种,撒好种,是否收成,在天。而你,虽然不可能堵住悠悠之口,却能够不为所伤,更能够成为润养自己、滋养他人的人。